

审判庭内，她是迎风直上的胜利女神；
律政圈外，他是他的姓，他的名，他的生命。

不知

东方
既白

不知 东方 既白

○ 橘子宸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知东方既白 / 橘子宸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594-2903-2

I. ①不… II. ①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5717号

书 名 不知东方既白

著 者 橘子宸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统 筹 姚 丽

监 制 邓 理

策 划 编 辑 彭朝霞

营 销 编 辑 易湘君

封 面 设 计 杨 平

封 面 插 图 李淡淡

内 文 设 计 张娅君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903-2

定 价 3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BUZHI DONFANG JI BAI



楔子

001

Case 1

被侵犯的TA

004

Case 2

一念之善

044

Case 3

完美受害者

087

Case 4

童心未泯

152

Case 5

一字不易

203

Case 6

全民公敌

247

Case 7

东方既白

284

“乌苏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定被告人唐既白是出于报复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事实成立。依法判处被告无期徒刑……”

审判长念完判决书，唐既白起身向公诉席鞠了一躬，然后被法警带走。因为戴着手铐脚镣，他的步伐很慢。他本就是个慢条斯理的人，现在越发迟缓了。

伴随着“哗啦哗啦”的脚镣声，主检东方获看向观众席，本应坐在那里的女儿早已不见踪影。白发苍苍的检察官长叹了一口气，亲手把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送进牢里的滋味真不好受。

坐在旁听席角落的另一个女孩，法学院研二学生丁长乐是看着东方鹰走出法庭的。离开法庭的东方鹰并没有哭或是带着任何难过的情绪，而是头高昂着，踩着高跟鞋，一副斗志昂扬的模样，从判决下来的第一秒，她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为他翻案。

唐既白是丁长乐主修的刑法课的老师，全校最年轻的教授。她至今不敢相

信这样一个谦谦君子会杀人。犹记得研一刚开学第一节刑法课，因为迟到，她自觉地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

她刚刚坐下，身后厚重的木门又被人推开。淅淅沥沥的雨声优先一步传入了木门，丁长乐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一个戴着银丝边眼镜的男人站在门口，周身还绕着丝丝水汽。她回头时他刚把黑色的直柄雨伞收拢，雨滴汇集在伞尖很快在地上滴落成一个小圆圈。

伞被他放在门边，丁长乐看见黑雨伞的内里是如血的鲜红色。

男人一边脱下黑色的风衣，一边用牙齿咬住皮质手套的一指，轻轻一扯摘下来往臂弯上一搭。一套动作做得行云流水，因为五官深邃，身材颀长，他做这些事时就好像一个刚从T台上走下来的模特。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这堂课的教授唐既白。抱歉，自行车坏了，迟到了三分钟。”直到这时候，丁长乐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老师。因为他太年轻，让她一时无法把他和教授这样的词联系起来。

唐既白大踏步往讲台上走，走了几步以后突然停下来，回头微笑着看向丁长乐：“这位同学很怕我吗？坐得这么远。”

“不……不是。”丁长乐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还是忍不住脸红结巴，索性拿起书包灰溜溜地跟在他后面往前排走。

她一直低着头，所以注意到他腕间戴着的是和他周身气质极不相符的卡通表，一只黄澄澄的轻松熊。应该是家里有小孩，逗小孩时忘了换下来。

“老师……你的表。”丁长乐小声提醒了一句。

唐既白一抬手就明白过来，哑然失笑。马上从裤口袋里拿出一块机械表换上。

下课后，唐既白特意向她道谢：“要不是你的提醒，我第一节课就要被同学们取笑了。”

“小事。唐教授，您孩子多大了？”

“孩子？哦，我未婚，是我妹妹喜欢。她说阴雨天，要有点让人心情好的东西。”唐既白扬了扬手机，上面的壁纸也是轻松熊。虽然他做出一副无可奈何

何的表情，眼里却是明明白白的宠爱。

那是她第一次听到东方鹰的名字，从唐既白口里。

姓东方，名鹰，她需要查字典才知道那个字读“zhī”，第四声，传说中的神兽，能辩是非曲直，古代法庭上用它来辨别罪犯，它会用独角攻击撒谎的人。想来有趣，这个名字配她本人再恰当不过了。

审判结束后，唐既白很快被收监。

等到探监时间，东方鹰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修身西装，踏着四厘米高的高跟鞋气势汹汹地走进探监室，好似一团燃烧着的火，随时要烧毁一切。

唐既白还是那般宠辱不惊地坐在透明隔板后面，面带微笑地看着她，好像他才是来探监的那个。

她抓起话筒的时候，显得很不耐烦，直奔主题：“为什么不上诉？”

“你今天没穿制服。”唐既白逃避她的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东方鹰从裤口袋里摸出一枚金色的徽章，拍在桌上：“为了给你做辩护人翻案，我已经从检察院辞职了。”

唐既白静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小鹰，祝愿你将来成为一个好律师。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不会再见你了。”

他的口气平和得就像在问她今天吃了什么，甚至还带着点哄逗的意思，以至于她一时没有听清楚。

“你说什么？”

唐既白已经起身，让狱警重新给他戴上手铐，只留给东方鹰一个穿着橘黄色囚服略显单薄的背影……



Case 1

被侵犯的TA

BUZHI DONGFANG JI BAI

这个社会在贫富、美丑、
男女之间画出了一条很清晰的线，
但每个人表面上都在假装没有这条线。



两年后。

丁长乐站在乌苏市最气派的普天大厦前，抬头仰望着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出来的光线，突然有一丝却步。

她的手里是一张写着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纸条。

真的要信那个自来熟的乘客吗？说来不过是共乘了一辆共享出租车的缘分，她怎么会鬼迷心窍地打了电话过去？而且对方竟然真的让她今天来公司面试，这可是她女神的事务所。

如今，女性力量这个词随处可见，但真正让丁长乐觉得在身体力行这个词的人，整个乌苏市只有这个人——东方鹰。

东方鹰出身法律世家，父亲是公检科老科长，哥哥是法学院教授，自己也是法学院荣誉毕业的高才生。早在上大一的时候，她就开始在市内各大律师事务所实习，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检察院公诉科，工作五年时间，经手的官司从无败绩。

法律界送了她一个花名叫“东方不败”，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法学职场上，东方鹰成了法学院律政新女性的女神，丁长乐对她更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在意。

东方鹰两年前虽然离开检察院，但名声还在。过了两年强制不得担任律师诉讼代理人的期限后，东方律师事务所即刻开张，而且生意火爆。东方鹰挑案子，没钱的不接，没名气的不接，没热度的不接，像是一个急于一夜成名的律政新人。对此大家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招很奏效，事务所一下子就打响了招牌。传说东方事务所的选拔门槛非常之高，正式员工包括前台清洁工一起

都不超过十个人，但战力堪比乌苏市拥有过百律师的最大律师事务所——天竞。

所以出租车上那个油头粉面的男孩子塞给她这张纸条说东方鹰是他的死党，让她放心大胆打电话去毛遂自荐的时候，她是不相信的，差点以为自己碰上了传销组织，因为那小伙子实在太能说。从上车到目的地的三十分钟里，他以每分钟三百字的语速说了一路没有停过，基本上将他的生平大事到邻居家宠物姓甚名谁都交代了清楚。虽然除了他叫Alex，丁长乐一句也没记住。

丁长乐深吸一口气，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能放过任何可能和女神接触的机会！

东方律师事务所在普天大厦的二十三层，丁长乐跨出电梯的时候，都不敢把沾了灰的帆布鞋放下地，怕弄脏地板。

不是她矫情，实在是这里太干净了。从瓷砖地板到大理石前台，到背景板上的大LOGO，一尘不染，干净得在反光。丁长乐觉得要保持这个清洁度，这里的保洁员每天上班得累死，由此可见，东方鹰一定是个严于律己的老板。

“您好，请问有预约吗？”直到前台叫了她一声，她才回过神来小跑上前，“有的。姓丁，丁长乐，来面试律师助理的。”

“请稍等。”前台礼貌地微笑，拨通了东方鹰的专线电话。

“丁小姐，这边请。东方律师下午要上庭，马上就要离开，请您抓紧时间。”

丁长乐抱紧手里的文件夹跟上前台姐姐的脚步，她怀疑这里的人都是经过特工训练的。那么高的高跟鞋，每个人都健步如飞。

她进办公室的时候，又一次被里面的场面震惊了。东方鹰的办公室大约三四十平方米，但这么大的空间居然乱得令人发指！满地的文件就跟垃圾一样，台灯、笔、记录本、笔记本电脑，可以说每样东西都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这里和外面的干净整洁形成巨大反差，也给丁长乐造成极大的心理落差。

她想象中的东方鹰应该是穿着得体，落落大方地坐在办公桌后指点江山。可现在东方鹰却穿着一件超大的过膝白T恤，像在翻垃圾堆一样，蹲在地上从如山的文件里扯出她要的那一本，她回头看到站在门口的丁长乐和前台两人：

“来了啊。”

前台姐姐明显见怪不怪，推了她一把，让她进去。

丁长乐管理了下自己吃惊的表情，进去朝她鞠了一躬：“您好，我是丁长乐。我……”

“你就是魏晚介绍来的那个小姑娘吧？”东方鹰正在暴力地往她的公文包里塞那份厚文件。皮包倔强地吐出文件的一个角来，不让她得逞。

“啊？谁？”丁长乐反应了一下，好像说的就是那位男乘客，“嗯。是Alex介绍我来的。”

“Alex？”东方鹰皱了下眉，隐约想起魏晚那个智障前段时间好像是跟她说过起了个什么英文名，号称要打开国际市场，这名字取得不洋不土的。

丁长乐看她神情好像不认识那人似的，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工作要黄。

“你过来。”东方鹰朝她招手，“帮我把这些文件都装进公文包里。”

说完她自己就进了旁边一个小衣帽间。

丁长乐乖巧地将公文包里所有东西都倒出来，把那些明显是吃完忘了丢的零食包装袋和过期的文件都放在一边，又简单过滤了一遍这几份要用的文件后，重新整理了整个包，将这堂官司要用的文件按照会用到的时间顺序排好。

刚刚做完这些事，东方鹰就换好了衣服出来，一身笔挺的条纹西装，从宅女摇身一变成了丁长乐在法庭上常见的胜利女神模样，简直比美少女战士的变身术还厉害。

东方鹰看着已经乖乖臣服于丁长乐巧手下的公文包，满意地点点头：

“走。跟我上庭吧？”

“啊？我这算录取了？”丁长乐云里雾里地跟在她身后，“就因为我整理好了这个包？”

说好的审核严格，门槛极高呢？

“当然不是。”

东方鹰的回答让丁长乐短暂地松了一口气，我就说我女神怎么会这么儿戏，她一定提前看过我的简历了，觉得我很优秀。她美滋滋地想。

“你是魏晚介绍来的。”东方鹰的补充无疑是补了一刀，“你知道我用人的原则是什么吗？”

“力求完美？”丁长乐犹犹豫豫地接话。

“错，是用唯亲！”东方鹰一脸骄傲的表情。

这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丁长乐深感自己跟不上女神的脑回路。

临出门前，东方鹰突然站住，丁长乐拎着她的公文包差点撞她背上。

“罗长乐，你上庭前最好换掉你那一身偶像剧傻白甜女主角一样的长裙和帆布鞋。”

“是丁长乐。”她小声纠正。

“这不重要。”东方鹰从头到脚扫了她一眼，“你是A罩杯，穿6码的鞋吧？身材和我差不多，自己去衣帽间里选一套喜欢的。”

丁长乐脸一红，因为平胸她经常被人笑小学生身材，为此难免有些小自卑，但和她身材相仿的东方鹰却一副引以为傲的样子。

女神不愧是女神，连平胸都平得这么理直气壮。丁长乐暗暗佩服。

从事务所到法院一路上，丁长乐化身“十万个为什么”。

“东方姐，为什么事务所大厅那么整洁，你办公室里却这么乱啊？”

“门面工程。”

“为什么我之前往事务所投了好几次简历都没有回音？”

“人手不够。”

“那为什么事务所只有不到十个人？”

“没钱。”

“……”丁长乐默默望向车窗外，心里的女神印象碎了一地，我怕不是遇到个假的东方鹰。

02 //

在出租车上，丁长乐恶补了一下当事人的资料。

她之前就在网上关注过这个案子，长时间浮在各大网站社会新闻首页的“男大学生被富二代性侵案”，因社会影响恶劣，检察院提起公诉。

受害人叫章一诺，乌苏外国语大学大二的学生。此案中，东方鹰是第一被告余盈盈的代表律师。

丁长乐从资料里了解到，余盈盈是乌苏市一家龙头企业的董事长独女，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中考后就出国了，在国外待了几年，结果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就肄业回国，重读高三考了大学。她大学里也成日和一群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厮混，还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叫“生来不凡”。

事情就出在“生来不凡”举办的一次盛宴上，那晚来的人很多，酒吧里聚集了两三百人，很多人互相都不认识。受害人章一诺就是朋友带进来的，他本身是知名网络平台的游戏主播，艺名阿诺，因为长相出众，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那晚阿诺的朋友说，这个场子里有钱人很多，带他去见见世面。

当晚他们喝了很多酒，余盈盈和好友冯玉直接在酒吧楼上的五星级酒店开了个总统套房。没过多久，冯玉先离开了，余盈盈的两个同学贾怀、王青也是本案的第二、第三被告，他们将喝得意识不清的阿诺带了上去。

第二日，阿诺醒来时发现自己双手被缚住绑在床头，身上有不少伤痕，而当时只有余盈盈一个人睡在旁边，床上、地上还散落了不少情趣用品。

他当即选择了报警，验伤报告显示他曾遭受性侵害，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而且在房内喝剩的酒里发现了迷药成分。

警方调取了酒店的监控，贾怀和王青在余盈盈开好房间约一小时后上来了，按照他们的口供，是余盈盈看中了阿诺，发信息让他们将阿诺带上来的。这一点，有短信记录做证。

余盈盈：那个穿黑色皮衣的男孩子挺帅的。

王青：你说阿诺？得嘞。盈盈看上的，叫他马上上来。

余盈盈：多叫两个人一起上来，我一个人怕搞不定。

贾怀：放心。我有办法让你玩得开心。

贾怀承认是他提供了迷药，但是否认参与性侵过程，在场只是为了确保章

一诺没有反抗能力。这一点上，王青和他口供一致。

而除了不胜枚举的客观物证外，最关键的是余盈盈本人的口供。她在被捕后，毫不犹豫承认了是自己迷奸了章一诺。虽然在我国法律里，男性受害者遭受性侵害不算强奸罪，但猥亵罪与故意伤害罪却可坐实。

丁长乐合上文件夹：“这还有什么好打的？当事人都认罪了。我们是上庭求情请求审判长轻判吗？”

东方鹰瞥了她一眼：“认罪求情这种事随便一个律师都可以做，还需要花这么多钱请我？”

丁长乐悻悻闭嘴，吐了下舌头。虽然有点不服气东方鹰的狂傲，却也有些隐隐期待亲眼见证“胜利女神”扭转乾坤。

上庭前，丁长乐见到了当事人余盈盈。和照片上的浓妆艳抹不同，她今天素颜，剪了个刚刚及肩的短发，一米六左右的个子，瘦瘦小小，不说话的时候，文文静静的，像个中学生，丢在人群中不会被多看一眼的那种。只是混迹的圈子让她平日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不少，其实余盈盈才刚满十九岁，比受害人章一诺还要小两岁，另外两个被告也是十九岁的学生。

丁长乐反省自己是不是因为看了资料对她一开始就存有偏见，所以官司还没开始，心里就先认定了她有罪。但余盈盈一开口就让丁长乐瞬间把那一丁点愧疚抛之脑后了。

“那个跑腿的，对，就是你，背个破双肩包的。去走廊自动贩卖机帮我买瓶可乐来。”余盈盈这种从小跟着爸妈出入各种饭局的孩子，看人眼睛毒着呢。虽然丁长乐穿了一身东方鹰的名牌衣服，但是她的包没有换，气质也很稚嫩，还有些怯怯的。余盈盈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小角色，趾高气扬地指着她。

“你这孩子！”余盈盈的母亲童秀敏用手肘轻撞了她一下，皱眉表示批评，但转脸又笑着递给丁长乐一张红色大钞，“孩子不懂事，麻烦小姐跑一趟了。”

丁长乐不好拒绝，接过了她手里的钱。刚准备走却被东方鹰一把拉住了手肘：“你是我请来的助手，不帮我整理开庭资料，倒去帮什么闲杂人等买饮

料，很闲吗？”

东方鹰把她一把按在桌前坐下，公文包丢在她身上。

“你……我妈花这么多钱请你来，让你助手买杯喝的都不行吗？”

东方鹰双手撑着桌子，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小妹妹，是我挑选了你，不是你选择我。明白吗？”

“算了算了，马上快开庭了，别喝什么饮料了。”余盈盈的母亲出来打圆场。

休息室的门被一把推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走了进来。男人是余盈盈的父亲余丰年，资料显示是四十六岁，但两鬓已经有一点花白，全身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丢脸丢到法庭来了。”东方鹰听到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显然对这个女儿很是不满。

余盈盈的脸色也没好到哪儿去，别开了头，白眼快要翻上天。

童秀敏倒是很高兴地迎上去：“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开会走不开吗？”

“还开会！公司股价因为这个丑闻今天都跌停了。律师，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为盈盈脱罪。”

东方鹰对这种话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本来就打算做无罪辩护，但这最终结果还得看余总的诚意到不到位了。”

丁长乐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不仅为了东方鹰索要金钱的直白，更是为了她说的无罪辩护。这要怎么打？

03 ////

和对余盈盈的印象完全相反，丁长乐在庭上见到受害人章一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阿诺很高，将近一米八五的身高，但身材偏瘦削，所以有种独特的少年感，五官也长得很精致，自然生长的剑眉，樱色薄唇，有种韩国男团成员的感

觉，是时下很受小女孩欢迎的长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丁长乐也不例外，但真正让她对阿诺心生好感的是他在庭上陈述案情时不卑不亢的口吻。说到自己被凌辱的部分时，阿诺将没有血色的唇瓣咬成了鲜红，看得出他很难受，但并没有因此中断陈述或是情绪失控。

对于性侵这种案子，当事人往往难以启齿，何况他还是个男人。开庭前就有不少人嘲笑他是倒贴钓金主，为了讹钱脸都不要了，但丁长乐感觉他不是这种人。

第一次开庭，公诉方陈述了案件事实和对三名被告人分别的指控事实。

“被告是否承认犯罪事实？”

“我代表我当事人，第一被告余盈盈，不承认指控。我方做无罪辩护。”

“……第二被告认罪。”贾怀的律师无语地瞥了一眼东方鹰。

“第三被告认罪。”

受害人出庭做证，公诉人先发问：“阿诺，你说你喝了混有迷药的酒后失去意识，那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地记得三位被告是如何侵害你的？”

“痛。”阿诺回答得言简意赅，“他们用鞭子抽我，还有那些……工具。我虽然意识不清醒，但是还知道疼。”

庭下有一些阿诺做直播的粉丝，听到这里都大声发出了抗议，有些女孩还忍不住抱头痛哭，为了她们的偶像所遭受的罪而难过，审判长不得不反复强调法庭纪律才稳住她们的情绪。

“是这些工具吗？”公诉人将警方在酒店采证拍的照片一样样摆在他面前。有些东西丁长乐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光看照片就觉得发指。

阿诺低头，有些不齿：“……是。”

公诉人的口吻显得有些不近人情，问题直接又尖锐。东方鹰在检察院多年，知道这是公诉方在尽量用没有温度的专业陈词来掩盖事件本身的难堪。

公诉方提交了一份报告给审判长：“这是从酒店发现的情趣用品上提取的体液分析，结果很清楚地表明上面均有我当事人的血液和体液，证明我当事人

并未说谎。他曾遭受长时间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迫害，第一被告犯故意伤害人罪、猥亵罪事实确凿！第二、三被告也是共犯！”

“有异议！公诉人这是在事实未明前擅自为我当事人定罪！”东方鹰站起身。

“请公诉人注意言辞。公诉人盘问结束，请辩方律师发问。”

“你艺名叫阿诺是吧？直播平台上粉丝数有两百万，人气挺高啊。比一般的小明星粉丝都多。”东方鹰翻动着手机，饶有兴致地和阿诺闲聊起来，“案发前一晚，你和同为主播的好友潘玉麟联手直播时说了什么？”

“审判长，辩护人提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审判长，我提的问题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可以证明章一诺的动机。”

“抗议无效，辩护人继续。证人请如实作答。”

“就是像往常一样一起直播打游戏。”

“那请你解释一下，潘玉麟在直播里说的这一句‘阿诺，明晚带你去钓鱼’是什么意思？你们第二晚就去参加了‘生来不凡’的盛宴，这里的‘鱼’是否指的是余盈盈？”

“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潘玉麟现在的女友是余盈盈的闺中密友，而潘玉麟本人也是因为余盈盈的闺蜜狠砸了一笔钱而迅速涨粉。为此潘玉麟和你提过，让你也找一个金主捧捧人气对不对？如果你否认，我们待会可以传唤潘玉麟上庭作证，也许‘鱼’并不是特指余盈盈，可以是当晚在场任何一个有钱人。我说的对吗？”

“是，但这只是老潘的建议。我并没有采纳。”

“哦？这么说你去参加那个宴会并不是为了钱？那这是什么？”

东方鹰掏出一张空白支票，所有人都不解何意。东方鹰走向自己座位对丁长乐说：“铅笔。”

丁长乐递给她一支铅笔，她在审判长面前用铅笔轻描了一遍空白支票，淡淡的笔迹显现了出来。这是从余盈盈支票本上撕下来的最上面的一张，因为她